

突破緬北的鷹

萨 苏



议。26日,史迪威乘橡皮筏,只带了不到十名随员和卫兵到达百贼河前线,指挥随员查点日军的尸体数目和俘虏的武器数量。见第65团报的数字与查验结果相符,史迪威当即对来迎接的李海等人说:“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好,我要为你们请功。傅宗良上校的功劳最大,我要为他请勋,并报请蒋委员长撤销对他的处分。”

回到新22师师部,得知傅宗良在这里“等待处分”,史迪威立即召见,坦诚地对傅说:“我很抱歉,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命。”因此给傅宗良的处分,自然随后撤销。

新22师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,这一仗,中方史料称为“打洛踹营之战”。打洛,是胡康河谷南侧最大的一个盆地,也是日军在这一带最大的据点。

为了了解打洛的真实面貌,我采访了在神户大学留学的班端先生,他的老家就在緬北的西堡(中国也有翻译成“细胞”的)。

根据班端先生的介绍,打洛上个世纪后期曾有很长时间被荒废,若是去当地看,的确会认为那里只是荒芜的林空。远征军经过的緬北许多地方,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当地人口不多,还是有人聚居的。特别是打洛和新平洋,依托中印之间的马帮贸易,与其他小村落不同,居民还是以缅甸掸族人和一些汉族后裔为主。只是当地人一向不向英缅当局缴纳税金,以自治为主。打洛是一个较大的村庄,称为镇固然勉强,但并非不毛之地。

緬北爆发战争以后,当地居民大多逃走,或随中英军队退向印度,或南下到缅甸南方较为繁华的地方。

从所收集到的资料看,远征军在緬北的战斗照片背景中,也经常有缅甸平民使用的木质、砖瓦小屋,有佛像的寺院,甚至一些西方人士用于避暑的精美别墅。

不过,打洛这种“镇子”,建设时只是为了方便居住,仅仅有一些木板房而已,绝非据守之地。所以,日军的记载中,并未在打洛组织抵抗,中国军队攻占打洛,属于“无血占领”。

那么,被中国方面的史料形容得绘声绘色的“打洛踹营之战”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?原来,这一仗的确是存在的,只是地点并不在打洛镇,而是发生在俯瞰打洛的马约高地。

42.从头凉到脚

半个小时以后,缪传礼咔嚓一声关上手提电脑,心也横了:自首去,争一个主动。主谋是贲承灏和贝茹丫,上苍要惩罚就去惩罚他们吧。只有如此,我才能保住小命。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!

内忧外患,折腾得杨尚方昨晚整晚没有合眼,昏昏沉沉地上班来,还未坐定,就接到了市局经侦队的电话,以严肃的口吻,告知缪传礼投案自首了,并用专业的语言通知他,警方将陆续传讯贲承灏以及金都银行内其他相关涉案人员。

一时间,杨尚方从头凉到脚,整幢金都大楼仿佛坍塌了!胡德麟调查,得知贲承灏和贝茹丫的问题相当严重,两年多之前,两人就开始狼狈为奸了,为此不惜伪造授权书糊弄赵安东。缪传礼事情败露,依然没有洗手,只是改换方式,通过当地民间职业借贷人,流入地下借贷市场牟取暴利。杨尚方不断在考虑这个盖子该不该揭,何时揭,如何揭。就是因为事件实在太严重了,不仅有如何揭开来的问题,还需要考虑其冲击波将会有多大。

但做梦也没有料到,会在这时候暴露!对“朱元璋”和姓缪之间的勾当他不怕;电话里交代什么证据也抓不着。但到底面对警方,而且还有“其他涉案人员”。他几十秒钟以后,才反应过来,说,缪传礼?我们正在到处找他呀,好!自首了就好!你说的贲承灏么,我们也在调查!警方和检方眼下就介入,太求之不得了,我们更放心了!只是由我们通知他们,还是……警员打断他的话。杨尚方问,还有相关的涉案人员?警员说,你就不必问了,你们做好准备就是了。好好好!我们全力配合!

电话挂上。原有的部署全部打乱了。直觉金都银行从此要天翻地覆,重起炉灶了。一直在北京活动的欧逢春是否会趁机下手,都显得无足轻重了。先把眼下局面控制住再论其他。他抓起内线电话向胡德麟通报,并下达三条指令:首先,这次事件,肯定又将成为社会焦点,火速通知各部门,并限时限刻传达到全体职工,凡有人来电话或用其他方式询问,不管是谁,一律请他们向我行行政

主管了解,不得随意答复,如有违反而擅自接待或应对,作为泄露本行内部机密处理!其次,立即将近期贲承灏的材料,不管已经查实的,还是正待查核的,全部调送到常务副行长办公室,做认真细致的研究;凡是正在了解、查究的有可能涉及违规资金的人员情况择其要者,在二十四小时内,汇报到常务副行长办公室,以便心中有数;还有,立即派人做好贲承灏家属的工作,在警方或者检察部门有了明确结论之前,不准他们包括他们的亲友,用任何形式,对任何主管部门无理取闹,将事态扩大,授人以柄,使问题复杂化,将金都银行的问题变成社会问题,以影响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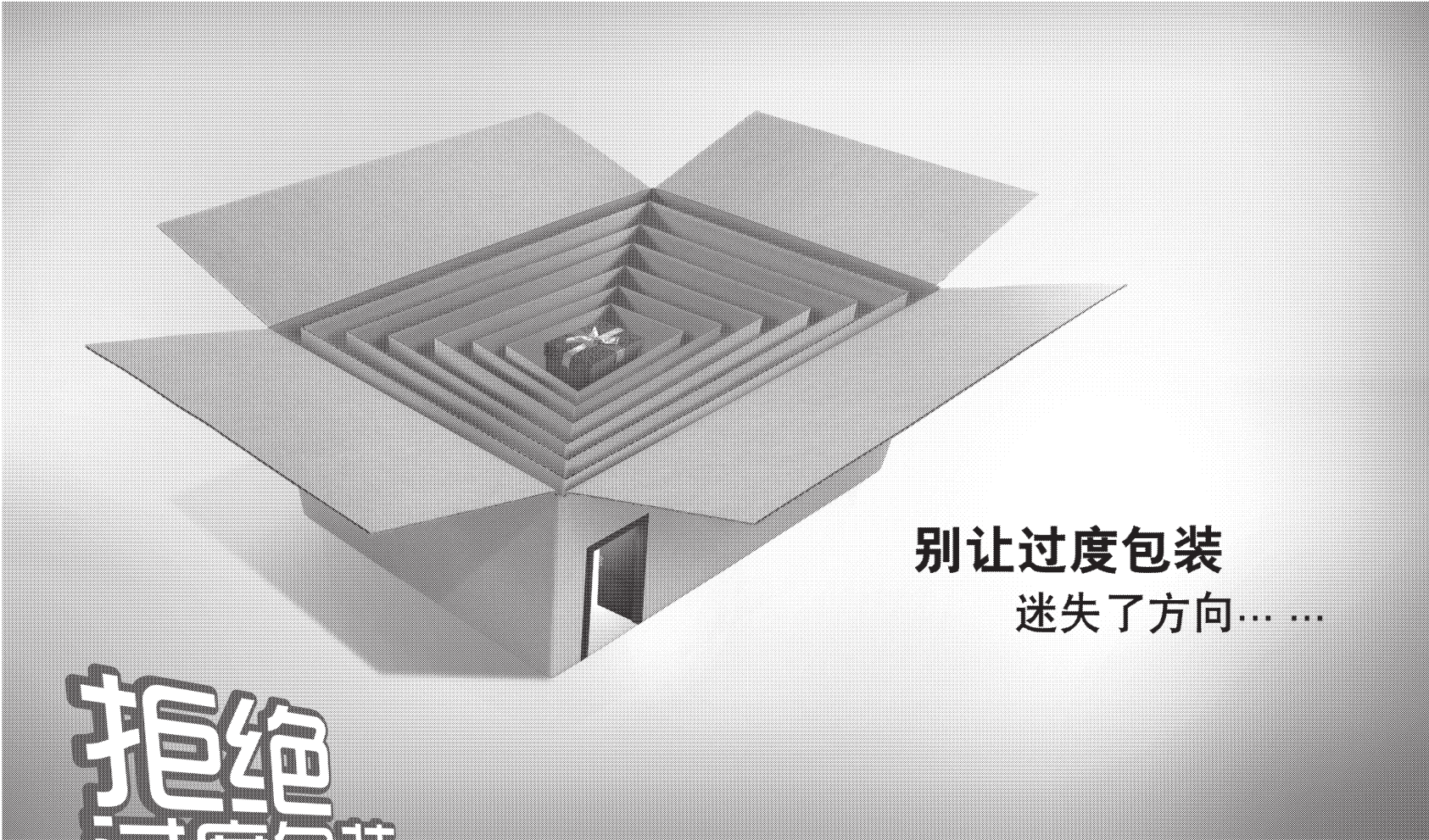
胡德麟只花了一刻钟,就向杨尚方汇报,该布置的都布置下去了,然后喊了声老班长,你知不知道昨晚在淞桥附近,出现一场车祸?杨尚方说,不知道?胡德麟说,那你看看柴露莹的博客,或许会发现一些我们应该怎么思考的端倪。我已经把它下载下来转发到你的电子信箱里了。

又是贲承灏的材料,又是博客,杨尚方简直不敢去触动了!只是抓取救命稻草似的,想到了褚京生,想到了黄津!可是出了这么大事,他们能帮我将大事化小吗?他紧闭门扇转起了圆圈。接近中午,电话铃响。他迟疑疑地抓听筒,竟是袁玄!袁玄心情不错,说:“我刚才和褚主任、黄津助理在一起……”他急问:“他在北京?……是干什么去的?……你跟他们谈了吗?”她说得很轻松:“当然啦。黄助理可能是为四万亿过来的。褚主任说,他正在争取,通过金都银行,从四万亿中划一点给淞桥。”他好像在梦里听旁人说与己无关的故事:“啊?……太好了!”

她依然喜滋滋地说下去:“还有呢,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来势很凶,必须做好充分应对准备。褚主任准备向你们提一个建议,介绍一些关系,以便增强自身的免疫力。他认为黄金是最佳的选择!他已经看准了目标,给你们牵牵线……”“黄金?”他依然像在谛听天籁,“哪、哪个目标?”“他们没有说。黄助理说,他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反正,黄助理很快回上海,他说一到上海,就打电话给你。”

银行行长

俞 天 白



别让过度包装
迷失了方向... ..

拒绝
过度包装
科学消费 绿色消费

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